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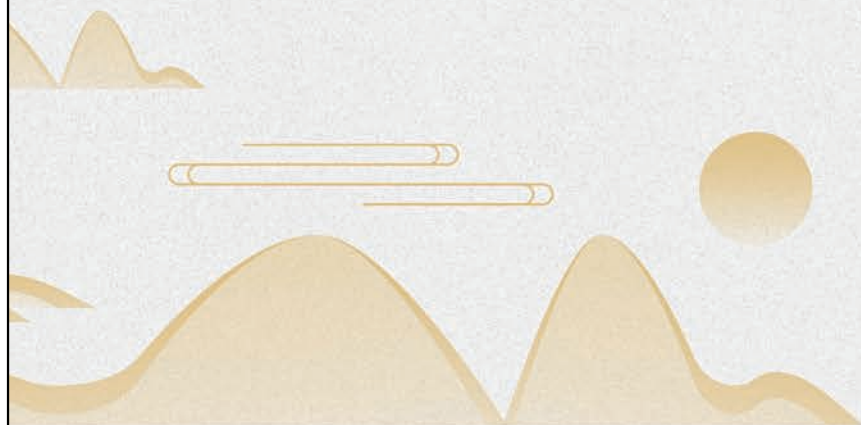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鲤鱼山血泪



傅世存◎著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不会忘记下面的故事，
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鲤鱼山血泪

傅世存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4 by Shicun F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 年 4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48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2024935229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4935229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633-3

作者简介



傅世存，男，中国陕西省安康市人，1977年考入陕西理工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创作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40余篇，被誉为一个中国式的马克·吐温。

作者系安康市首位专职作家。

内容提要

于得水从小体弱多病，七岁被父母亲送到武当山习武十年。十七岁参加抗日战争，由于身怀绝技屡立战功，二十余岁就官至国军团级参谋长。

在一次与日军的会战中，救了国军师长一命，师长将于得水击毙的日本大佐一把战刀作为奖品给予于得水。

1950年于得水复员到地方后，被当做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复批判斗争，认为那把战刀就是他与日本特务联系的信物。

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于得水自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在纷飞的炮火中，于得水在家乡的妻子黎明艳被以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殴打致死，与其同时死亡的还有黎明艳腹中的一对六七个月的龙凤胎……

从朝鲜战场回到家乡后，面对妻子儿女的死亡，于得水仍然是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而且鲤鱼山大队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甚至各种运动相互交织，三反、五反、新三反、合作社、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除四害、反右倾、再新三反、整风、整社、新五反、小四清、四清、学大寨、文化大革命……

运动是一个接一个，一个连一个。于得水成了鲤鱼山大队的老运动员，终于在国家语言是好人打坏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应该，坏人打坏人是自我暴露，坏人打坏人是毒攻毒。以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中，于得水被打断脊椎骨、肋骨之后，投河自尽。落得个死的活该，没有棺材的下场……

紧接着，小说又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情景，由贫困到温饱和小富的整个进程。再到整个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良心的泯灭、贪腐遍地、房屋天价、食品有毒、医疗腐败、教育腐败、司法腐败、学术造假、文学堕落、知识分子普遍成为无脊椎动物的前提下，一幕幕的人间闹剧、悲剧、惨剧在不断地重复上演……

可以说《鲤鱼山血泪》是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1984》类似的小说，是中国的《1984》……

可喜的是这个国家真的开始醒悟了，就像朱镕基总理说的那九个字：跑官、享受、扰民、瞎指挥。这是总理给中国吏治作的非常客观和真实的总结。

小说在反思和拷问灵魂的进程中，出现了那么些人，他们具备了独立的人格，敢于仗义执言、敢于质疑病态的社会、敢于对强权的不公挺身而出。他们充满了对正义的追求、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苦难的怜悯、对劳苦大众的不幸发声、对普世价值的永恒追求……

可以说，一个小小的鲤鱼山大队人的生存现状，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紧张故事情节，惨绝寰宇的悲剧命运，幽默风趣的语言，令人拍案击节，叹息连连，唏嘘不已……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
就不会忘记下面的故事，
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国家各有各的不幸。

知道不？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这就是我们要打你的理由。否则，你还不知道为啥挨打？现在知道了吧？说，你男人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把枪藏在了啥地方？把变天账藏在了啥地方？把谋杀我们的名单藏在了啥地方？他准备啥时间、啥地点、和谁一起动手？拿什么和我们动手？你嘴这么硬的有啥用？不说是吧？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和我们自己掌握的那是两码事。说出来了，就证明你觉悟高，愿意与敌特分子的丈夫界限。不说了，证明你的阶级觉悟还没有提高，还在心底里愿意与敌特分子的丈夫同流合污、联防死守。嗯，是不是这样呢？说呀？还是不说，那就别怪我们了，看你的嘴硬还是我们手上的家伙硬？

当然喽，我们是非常人性的，不会给你使别的地方使用过的抱火柱。你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是抱火柱吧，就是把钢管烧红了让你双手抱到胸前，那种滋味你能够想到吧？还有点天灯，用泥巴在你的脑壳上垒个圈，里面倒满桐油，加上捻子，点燃，给别人照亮亮儿。以及背火背篓，在铁皮桶里面装满烧红的木炭，让你背上，不把你身上的肉烤熟、油烤的往下流算你厉害。还有，烧飞机洞，往你的下身里面放火、捅木棍儿……

你看看，我们对你做了这些没有？是不是没有做？像别的地方那样干呢？嗯？因为我们都是喝月河水长大的，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们为什么没有给你动用这些手段呢？就是看在是乡里乡亲的面子上，都是邻里，才给你留脸面的。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怎么啦？我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还是当作耳边风吗？你当我的话是放屁吗？既然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还是不听，还是不老实交代，那就别怪我们喽！

话语一停，就见夜幕下，木棒飞舞，砰啪之声伴随着哀嚎之声在四周的空气中缭绕，朦胧中可见一群衣服褴褛的农民将一名二十余岁的怀孕少妇捆绑在一株百年的老槐树上，轮番着用木棒殴打。打人

者说的家伙，就是木棒，三尺长左右，刀把粗细，七八个人轮番着对这名孕妇进行殴打，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教育，教育这个孕妇做个好人、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做个对人民有益的人，并揭发自己的历史反革命丈夫，使其投入到人民的怀抱。

空气里，伴随着孕妇的哀嚎之声还夹杂着血腥气，夹杂着远处的狗吠和近处人们的叹息……

手持木棒的带头人姓秦，三十岁左右，担任着鲤鱼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叫寿生，圆脸，微胖，中等偏上的个头儿，下巴上有一个黑痣，据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被捆绑着殴打的孕妇姓黎，叫黎明艳。其丈夫姓于，叫于得水、又名于超君。参加过抗日战争，由于其超强的武功声名远播。更为传奇的是于得水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救了国军一个师长的命，并将追击国军师长的日本大佐一枪击毙……

这些都是传说，都是于得水作为抗日英雄回到鲤鱼山村时战友们对别人的宣讲，每每提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于得水总是嘿嘿地笑着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再说了，谁在那样的环境下，都会那样做的。

时光追溯到1943年十月的一天，于得水随着国军某师长一同参加与日军的会战，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战役一直拼杀了七天七夜，国军几乎全军覆没。

当时，作为团参谋长的于得水携着负伤的师长逃亡在荒凉的丘陵，奔驰的战马驮着俩人，几乎不能重负，累得气喘吁吁，就是这样的前提下，一名叫佐佐木的日本大佐追了上来，眼看越来越近，马上就要赶上了，情急之中，于得水从腰间拔出手枪，那里面只有一发子弹了，是特殊情况下留给自己的。

眼看着日本战马呼啸而至，于得水来不及多想，从腰间拔出手枪，随手一扬，那个日本追兵应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折回头，于得水将师长从战马上慢慢地扶了下来，看见躺在草地上的日本追兵，师长半睁半闭着双眼断断续续地说：于参谋长，你立了大功了。从服装上看，这是一名日本大佐，你检查一下，看他的身上有没有文件？好了，既然没有文件，那这把战刀、还有我身上穿的这件呢子大衣，就作为战利品奖励给你，请你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也是我最后对你的命令。感谢你给了我生命中最后的尊严，没有让我做了日本人的俘虏……

师长说完话后，叹息着闭上了眼睛。

半天，醒了过来。又断断续续的对于得水说，我知道你想回家，现在，我的伤情这么严重的，请你就近找个人家，把我安排在老百姓的家中，伤养好了，是我命不该绝。养不好，死了，也无愧我来人间一趟，华夏的大地上，好在也有我戎马生涯的足迹和消灭的日本鬼子与我陪伴，黄泉路上我也不孤单。

师长，你……

于得水打量着师长，看到师长外衣上的血迹已经冻干了，像一朵凋谢的梅花粘附在上面，黑里透红，苍白的面孔上还挂着汗珠，于得水忍不住鼻子发酸。一个英勇善战，为了驱逐侵略者而背井离乡的人、现在，就要与亲人们生死离别了……

望着于得水，师长有气无力地叮咛道，你不用多说，这一带我非常熟悉，越过前面那座山，山下有一个村落，你把我安排在老乡的家里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你说的，秦寿生对着黎明艳大声地训斥道，你那个国民党的走狗男人并没有这样说，他还抗日？他抗的啥日子？他当汉奸还差不多，看来，不好好的招呼你一下你是不能老实交代的？还有，他的那把战刀难道不是他和日本特务联系的信物？再说了，那么多人

抗日，为什么人家都没有日本天皇赐予的战刀？只有你家于得水有？对于这些情况，你能够说的出来吗？恐怕连谎话也编不出来吧？

秦寿生的话一住，木棒之声又砰啪的响起，在夜幕的鲤鱼山下，伴随着夜风、伴随着一个孕妇的哀嚎、伴随着缕缕的血腥气、夹杂着青草树木与月河的水汽，袅袅的缠绕在鲤鱼山腰，最后升腾而起，将鲤鱼山顶的魁星楼包裹的严严实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只见一道金色的光芒划破天幕，状如鲤鱼，有腮有翅、有鳞有尾，环绕着在鲤鱼山的上空飞翔，突然之间，像流星一样跌入鲤鱼山下，人们惊呼：天啦！救护众生的鲤鱼死啦、死啦！这咋得了啊！这恐怕要出灾难、出大灾难啊！

鲤鱼山是当地永远的童话、神话，也是人们向往的福地，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传说生活在月河里的鲤鱼，有一天被白蛇追赶，慌忙中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救走。之后，与年轻小伙子互结连理，你恩我爱，共度岁月。没有料到龙王喜爱鲤鱼的美貌，派蟹兵虾将来鲤鱼山抢夺，于是，发生了一场恶战，龙王大怒之下，口吐洪水将年轻人卷走，留下躲在高山之巅的鲤鱼姑娘日思夜想，望眼欲穿，期盼丈夫的归来。久而久之，化作山脉，呈现鲤鱼之状，故名鲤鱼山。

山顶上，有两个偌大的平台。平台四周杂草丛生、遍地荆棘、松柏掩映，绿树成荫。在绿色植被的包围中，分别建起了佛寺和道观。佛寺庄严古朴，道观飞檐凌空。佛寺供奉着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雕像。

大雄宝殿门口，篆刻着这样的对联：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广大不度无缘之人。离奇的是与佛寺相邻的是道观，并有道士道长与和尚常年相伴。道观的门口也篆刻着一副对联：好大胆敢来见我，

快回头切莫害人。

这样的奇观被登过鲤鱼山的香客们传得很远很远，纷纷赞扬鲤鱼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道互相包容，才有了鲤鱼山四周村民们的世代繁衍，安居乐业。

由于鲤鱼是在观世音菩萨的诞辰之日，即农历二月十九日显现于月河被救，因此，每年的这天，村民们扶老携幼，拿着贡品、香烛、火炮，前来祭拜，祈求去祸降福，风调雨顺、保佑平安……

沿途，只见蚂蚁牵线一般的人群，拿着花篮的、提着点心的、背着大米的、扛着面粉的、拉着孩子的，婆媳、妯娌、父子、爷孙，姑娘、小伙子们说说笑笑的到鲤鱼山上去烧香拜佛、去道观问卦抽签……

据村里面的老年人说，这样的祭祀活动已经流传一千三百多年了……

黎明艳终于没有等到肚子里面孩子的出生、再看丈夫一眼，叙叙家庭的琐事，夫妻之间的恩爱和争吵，就永远的闭上了眼睛。手持木棒的秦寿生在人们的惊呼声中大声地嚷着说，咋了？死了？咋这么不经打的？仔细看看，是不是吓唬我们啊、装死啊？记住，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提高革命警惕啊，严防阶级敌人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啊！

支书、哦、连长，是死了，我们摸过她的鼻子，气都没有了。

那好！秦寿生冷冷地说，弄个拖拉机送到县里去，让县医院的医生们检查一下，看这个国民党的官太太倒是怎么死的？我们也给她反动派的丈夫一个交代。

要得、要得。几个衣服褴褛的农民打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响应道。

本来是不需要这样一个程序的，村里的几个老者商量了一番，认为死者的丈夫不但参加过抗日战争，打死过一名日本大佐。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正在抗美援朝，说不定在战场上立功受奖，将来还当了官、掌了权，到时间衣锦还乡了，大家伙儿就不好给人家交代了……

姜还是老的辣啊！面对几个村里面的老面孔，秦寿生嘿嘿地笑着说。

不一会儿，一辆东方红牌手扶拖拉机从大队部的院子里面开了出来。秦寿生对几个手持木棒的打手们说，你们手中的木棒是租赁的啊？怎么就不扔了呢？难道扔了还问你们要租赁费、要饭食钱？还要作为我们斗争敌人的武器？作为敌人的证据来反击我们吗？

听了秦寿生的话，几个农民放下了手中的木棒，讪讪的站在那里，秦寿生大声地嚷着说，阶级斗争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你们几个碎狗日的就这么痴的？拖拉机都开出来了，还不把这个死婆娘拉出去开肠破肚，验一下看她到底是咋死的？是病死的还是被我们打死的？还是自己摔死的？我早就说过了嘛，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要不是村里面的几个老人家提醒我去尸检。依照我的个性，喊几个人，拿上挖掘铁铲，在荒山上挖个坑，埋了不就没事了？

可是，这几个老人提醒的好，要是这个死者的丈夫于得水在战场上立了功，掌了权，衣锦还乡的回来了，还不向我们要人、向我们兴师问罪？一尸检，医生说是病死的，哪怕死十次百次，就与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是呀、是呀、还是支书想的周到，到底是站得高，看得远啊！要是让我们这些闷杆杆子做这些事儿，还不把事情做砸了。

于是，夜幕下，一辆东方红牌手扶拖拉机载着已经死了的黎明艳和四个衣服褴褛的农民穿梭在鲤鱼山下的乡间便道上，拖拉机突突的叫着，喷出一股股浓浓的柴油烟雾弥漫在沿途的空气中。拖拉机的车厢内，四个衣服褴褛的农民呼吸着拖拉机喷出来的柴油烟雾，呼吸着

黎明艳身体里散发着的血腥气息。

朦胧的夜幕下，只见黎明艳的脸色在慢慢地退化、暗淡，在由人间向阴间过度，那曾经鲜活滑嫩的肤色，那人见人爱的姣好面容，已经毫无色泽的进入死亡了。

唉——唉——！看到眼前的黎明艳，一个紧挨着她的尸体坐着的农民说，不知道咋了？支书怎么对黎明艳一家人这么大的仇？把人往死里打啊，而且还是一个大肚子孕妇……

嘿嘿……旁边一个农民接口道，说你的觉悟低果然不假，这是支书的仇吗？这是阶级仇、民族恨！是你死我活的大事情啊！你不把她们往死里整，她们就会把你往死里整、把咱们往死里整啊！为啥支书经常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呢？

是呀，黎明艳她们家是富农，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如果让这样的人得势了，社会主义的江山还不变了色、还不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崎岖不平的乡村便道上，几个护送黎明艳去县医院尸检的农民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着。

鲤鱼山离县城有三十里路，中间还隔着一条江，叫西江河，河水清澈荡漾，木船往来穿梭。只是没有桥，行人车辆过江均需要渡船来完成。

拖拉机到了江边，天还没有亮，黎明前的江面漂浮着一层浓浓的水雾，船上的灯光像个模糊不清的火球笼罩在浓浓的水雾里。

岸边，还没有行人和车辆，拖拉机熄了火在那里等待艄公的来临。

四个农民放声呼喊着艄公，可是，江水滔滔，寒风呼啸，叫喊之声被淹没了。

这狗日的，喊不答应，这要等到啥时候啊？

管他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哟。

你急啥？支书比咱们还急，一下子把人打死了，谁负责？再说了，是个孕妇，死一个，等于死俩。如果是双胞胎，那就是三条人命啊！

唉——唉——，黎明前的夜幕下，几个农民的叹息声淹没在西江河岸边，淹没在死者黎明艳已经僵硬的尸体旁。

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于得水正在抗美援朝，正在经历炮火纷飞、血肉遍地的生死劫难。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主动请缨抗美援朝，挽回和忏悔他在国民党担任参谋长的耻辱历史，却还是没有能够保住他留在故乡的亲人。



【八岁小孩一同遭枪毙】

1950年土改时期，在湘西思蒙和尚坪，一位拥有800亩田产、100亩果园的地主#雷继喜被捕后，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风风火火地牵起游街。1950年9月2日在思蒙一次批斗后，他全家20多口人全部被枪毙。雷继喜家最小的儿子才八岁，也一同遭受枪毙。

——摘自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天慢慢地亮了，艄公指挥着轮渡将船向西江河的北岸开了过来，四个农民见状，急忙喊醒拖拉机手，发动起拖拉机准备上船渡江，没有料想到的是正在这个时候，黎明艳的婆婆于刘氏哭天喊地的赶到了这里，看见躺在拖拉机车厢内的儿媳妇，于刘氏路都走不稳了，打着趔趄一头就扑了上去，怀中还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于湘，是黎明艳的长子，刚满两周岁。

于刘氏丢下手中的孩子，扑上前趴在黎明艳已经僵硬的尸体上，哭天喊地的嚎了起来，明艳啊！你怎么就走了呢？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的于湘才两岁、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啊，你怎么就忍心丢下呢？我的明艳啊……我的好儿媳啊……你才二十二岁啊……太阳才出山，正是活人的年龄啊……

于刘氏的哭声引起了于湘的哭声，这个两岁的男孩子在寒风呼啸的西江河岸，在这台东方红牌手扶拖拉机的车厢里，在已经僵硬的母亲尸体身旁，冰冻的小手下意识地抓住奶奶的褴褛衣襟，哭着说，奶奶，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呀……

撕人裂肺的哭喊声惊醒了河岸边树上的小鸟，一只只噗噜噜地向远处飞去，仿佛要把发生在它们身边的人间悲剧带向更遥远的天际……

望着抓住于刘氏破烂衣襟的于湘，四个农民你望着我、我看着你，半天，才有人打破沉默说，也怪可怜的，才两岁啊！知道啥叫生？啥叫死？于湘啊于湘，你要真的是相就好了，那是多么大的官呀，人们都把相叫宰相，叫九千岁，如果你是相，叫大家把今天这样的事情记录下来，叫大家看看、叫后人看看。看我们都做了些啥事情啊？河对岸，搭台子，斗争地主小孩子。可是，我们不是斗争，我们是打，是把地主富农的孩子都打死了，打死在他娘的肚子里了……

话不能这么说，支书是怎么给我们讲的？这是全国的大运动，你不斗争他们，他们就要斗争你。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不打死他，他就

要打死你呀。

哼哼……地主、富农还打人？你怕是做梦说梦话吧？他们地没的地、田没的田、钱没的钱、权没的权、枪没的枪、他们怎么打人，霉的屁都放不出来啊！

事实倒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们往死里整呢？连还没有出生的小娃子都不放过呢？

你难道不晓得，支书不是在大会上讲过嘛，这叫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个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轮渡靠岸了。

于刘氏还在哭、于湘也在哭，拖拉机手不耐烦的发动起拖拉机，轰鸣的拖拉机突突的冒着一股股黑色的柴油烟雾，向着轮渡停靠的江边驶去……

这时，一个农民仿佛是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对大家说道，支书让咱们去尸检，咱们把于刘氏带着咋办？

咋办？凉拌？人家儿媳妇被咱们打死了，开肠破肚还不让人家看看，再说了，老的老、小的小，还能咋？还能把咱们吃咧、咽了？

唉！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让他去看自己的母亲被开肠破肚，总觉得有点不妥。

两岁的孩子知道个锤子？未必他长大了还想报仇咋的？

几个人边说着，拖拉机开上了轮渡，轮渡上还有马车、牛车、架子车、担柴的、卖草的、男女老少，挤满了整个轮渡。

鲤鱼山县医院建在一个叫金银巷的湾道里，窄窄的巷道，两边早已经有了摆摊的、设点的、叫卖着烧饼、油条、豆浆、豆腐脑、稀饭、凉面之类的小吃，毕竟是十万人的县城啊！

拖拉机停在县医院的大门外，医生还没有上班，几个人身上没有带钱，也没有带粮票，眼巴巴的坐在黎明艳的尸体旁边看着他人吃喝。折腾了半夜的人，打人耗费了力气，肚子早已饿的前胸贴后背，看着他人吃喝，一个个眼馋的直流口水。

于刘氏已经哭肿了双眼，怀中的于湘已经在抽抽噎噎中睡着了，泪眼婆娑中，于刘氏从怀中摸索了半天，摸出几张毛毛钱和两斤粮票，交给卖凉面的摊主。因为她深深地知道鲤鱼山下的人们爱吃面食，尤其是凉面，一年四季仿佛都吃不厌烦，砸碎了的红辣椒、用熬开了的菜籽油泼了，里面加上盐、花椒、大茴、生姜、大蒜，面条煮的八九成熟，捞出来，有的用凉水冲，有的用扇子搧，把面条搧凉。之后，用芝麻油搅拌，浇上用油泼好了的辣椒、醋，成为当地已经流传了多少代的美食。

卖凉面的摊主把四碗凉面分别递给了四个农民，四个人惊得目瞪口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是给我们吃的吗？我们可没有钱、也没有粮票啊！

是这位大姐让我送给你们的。摊主说着，嘴向于刘氏努了努。

尸检结果很快的就做了出来，其实，不做尸检大家都知道黎明艳是怎么死的？

但是，不做，程序不到位，用当地的话说叫手脚不到位。

看到从黎明艳的肚子里取出两个六七个月左右大的孩子，而且是龙凤胎，于刘氏只喊了一声“天呐”就昏了过去，吃了她给买凉面的四个农民轮换着拍打着她的胸口，掐着她的人中，折腾了半天才使于刘氏从奈何桥上返了回来。

啊呀！天呐！长长地一口气从于刘氏的骨髓里吐了出来……人仿